

## 亞細亞的孤兒讀後感

作者：邱永平

書名：亞細亞的孤兒

作者：吳濁流

出版社：草根

出版日期：1995年12月1日

本書摘述：

胡太明於台灣淪陷不久，出生於鄉間的望族，父親是大夫，祖父是學者，在祖父堅持下，他至私塾學習四書五經，後因私塾關閉，改入公學校，再讀師範學校。畢業後進入公學校當教員，校中有位台籍女教員（瑞娥）十分喜歡胡太明，頻頻示意，但胡太明始終衷情於另一名日籍女教員久子，雖然久子常在有意識無意識間露出強烈的民族優越感，胡太明也存有無名的自卑感，但情感卻也日漸發展起來，日籍校長知情後，將日籍女教員久子調離他校，加上學校間，台日間的教員，明爭暗鬥，於是決心負笈日本。留學時期，大部份的中、台留學生醉心於政治活動，他卻無動於衷，一心向學，房東的女兒對他表示好感，但因久子事件的教訓，不敢動情。

物理學校畢業返台，馬上嘗到失業的痛苦，並受到社會的冷嘲熱諷，還好有舊同事（黃邀）他至農場做事，但農場受到製糖會社的壓榨破產，再度失業，賦閒在家，接著祖父死亡，分家問題，加上母親被製糖會社的社員毆打，他無力抵抗，十分鬱卒，決定出走大陸。在上海目睹列強的榨取，貧富的懸殊，感慨萬千，往南京的火車上，認識了以後的太太（淑春），隨後並成為他的日文老師，結婚前兩人過著神仙樣的生活，奈何婚後，太太沉溺於開放思想喜歡跳舞，打麻將，參加政治活動，令他十分頭痛。

中日關係惡化時，不小心暴露自己是台灣人的身份，受到日本警察的逮捕，經自己教過的學生協助，由上海逃回台灣，留下太太與愛女，回到基隆，還是受到監視，因為去過大陸的都被認為有間諜的嫌疑，不久，被強制參加中日戰爭，目睹了日軍的燒殺姦淫，精神錯亂，被送回台灣，一回台，看到哥哥變成御用紳士，提倡皇民化運動，魚肉鄉民，相當不以為然，最後碰到好友佐藤，邀他一起辦雜誌，終因物質缺乏而夭折。弟弟被迫自願到工地做工生病，缺乏即時的醫療而死亡，讓他自責很深。他原希望好好做一個人，但結果免不了偽裝自己，一再的妥協，換來的卻是灰色的人生，這種反省後的壓力，愈來愈大，加上後母失子的哀號，胡太明終於發瘋了，在對村民的一陣咆哮後，他失蹤了，有人看到他乘船往大陸，也有人聽到他從昆明電台對日本的廣播。

透過胡太明的一生，把日本統治下的台灣，不論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層層污泥，通通挖掘出來，登場的人物有教員、官吏、醫師、商人、士紳、平民、保正、走狗，不論日本人、台灣人、中國人，其思想、民族性，本書的描寫，可稱入木三分。在日本、中國，台灣都無法認同之下，胡太明終成亞細亞的孤兒。

心得評論：

有名的小說：《亞細亞的孤兒》，是由吳濁流所創作。1895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，1945年台灣又被中國佔領回來，其中在這一段過程中提出一種概念：孤兒意識。它的文意是：中國戰敗將台灣割給日本，忠厚的台灣人改而認日本為他新的母親。但是到日本的漢人卻又發現日本人根本不將他視為自己人，憂憤之下改而投向以前的母親（中國），原本中國人對他也很好，但是中日戰爭發生，中國人懷疑他是日本人的間諜，因此又將他打成間諜。至此，男主角回到台灣，但是他的中國經驗又使得日本人將他視為中國間諜。因此男主角在此

提出他的小說主題：孤兒意識。

孤兒意識基本還有本家之求，台灣獨立則是連本家存在與否都不重要，要的是自己存在、發展。我們要如何看待孤兒意識和獨立意識呢？不管未來如何發展，台灣的特殊地位將使台灣人在中國人處置事件時，特別看待。孤兒意識和獨立意識都有一個對應的概念：母親或本家。孤兒冀盼回本家，但獨立意識卻不回本家，要另起爐灶。如何處置呢？對現在中國而言，不管台灣是被「帝國主義」所統治，或是被國民黨統治，都是沒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治，所以都不被信任。像以往中國在發動政治鬥爭，要抓人批鬥，都是先找在中國的台灣人開刀，不管中國人對他們安的罪名是國特、壞份子、海外關係複雜份子，反正就是因為他們的特殊身份。中國改革開放之後，這一群人被中國禮遇，不管禮遇的理由為何，反正就是因為他們的特殊身份。所以對中國而言，他們對待台灣人的處置，與1945年之前或之後無關，也與帝國主義統治或被中國國民黨統治無關，而是直接和台灣的特殊處境有關。所以50年的「中國」統治後，我們依舊和日治時代一樣，是孤兒。未來，在我們有生之年，這樣的身份也將不變。

因為我們的身份相對於已經被中國統治50年的中國人民來說，依舊一樣。所以用去掉孤兒意識的方式，讓自己成為中國人，然後成為「堂堂正正中國人」的想法是很荒謬的。反而，追尋一個獨立的國家，是較為有前途的想法。獨立，就是自己做主人，就不是孤兒，因此也不需追求中國對自己是否是中國主人的身份認定。自己是國家主人，就能決定自己的命運，也就無須乞求別人的憐憫予同情。哪一個比較有利呢？獨立比較好。以蒙古為例，蒙古人當了將近八百年的中國人，他依舊是邊疆民族，依舊被特殊看待，他依舊不能自由發展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。但是獨立才50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就享有一般國際公民的權力，這是身處中國內蒙古的蒙古人所無法享有的利益。

閩南成為中國數千年，在中國人的眼中，仍是生活習慣相近的邊疆民族，閩南文化不僅不被視為中國文化的主流，甚至被認為發展閩南文化有妨礙中國統一之嫌。至於台灣文化就更不堪，在台灣的文化被台灣地區選出來、具強烈中國意識的政黨之立委視為是閩南文化，在教育部內部審議教科書用語時，強調主張不可將被國民黨政府時期認定台灣文化為閩南文化，不得更名為台灣文化。那各位就可以想像依孤兒意義歸為中國文化一支的台灣，在大中國統一下的北京，如何被看待，而負有台灣人「原罪」的你我，又是處於何種處境呢？這樣的定位危機不僅出現在以台灣人自居的住民，也出現在1949年來台灣的外省人或新住民，因為他們和以台灣人自居的住民同被中國視為台胞。孤兒意識在台灣已經不時興了，但是若我們還有人想要回歸中國，這樣的問題還是存在。

孤兒意識，不是那個時代單獨擁有，現在的台灣人也是面臨一樣的問題，文化中國與政權中國之間的混淆，讓很多人迷失了自己，你可以否定中國的政權，卻永遠無法否定自己是中國人的事實，前者是政治問題，後者是文化問題，少數人也許可以左右政治的圖騰；文化的血緣，卻必須通過歷史的考驗，無關政治實體的認同。眾人皆醉我獨醒，若只存在一種意識中，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，唯有透過有意識的調整，在漸近中，讓理想與現實拉近距離，才不會淪為空談。胡太明的一生缺乏這種積極的行動，一直讓自己在妥協中麻醉，最後的覺醒與吶喊，終究為時過晚。利益的邊緣是人性最佳的考驗場，明哲保身是眾生的求生之道，唯有大智大慧的人才有大行動，當理想性成為社會恥笑的話題時，就是社會即將崩潰的前兆。

讀完這本小說《亞細亞的孤兒》倒是要探究，胡太明為何如此孤獨？個人的看法如下：

- 1、知音難逢：尋常老百姓關心的是什麼？不外柴米油鹽、賺錢升遷的日常生活問題，但是知識份子關心的，可能是比較大的議題(如

國家大事），或比較長遠嚴肅的問題（如生命的意義價值），那麼話題的交集當然很小。

- 2、胡太明不願流俗：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，一般人都會有「從眾行為」然而群眾卻經常是盲目的！我們擔心跟別人不一樣，會被歸為「異類」，被扣上帽子；芸芸眾生走的是平庸大道，不願流於平庸，追求超凡或卓越的人，只能步上人煙稀少的崎嶇小徑，怎能不孤獨、寂寞呢？
- 3、個性使然：似乎胡太明太矜持保守了。例如在婚姻中，明明覺得妻子的行為不對，為何一再容忍，為何不溝通(或者吵架)？胡太明一直反對，甚至不齒哥哥志剛的行為，為何不挺身批評、指責？在感情方面也是一樣，喜歡久子卻到最後關頭才示愛，但大勢已去；在日本求學之時，對房東的女兒也有好感，但連散步的邀約都拒絕，這是中國人的中庸之道嗎？我覺得是妨礙進步的鄉愿作風，不足取也！
- 4、孤獨恐怕是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宿命：陳芳明先生，在〈戰後台灣大河小說的起源—以吳濁流自傳性作品危中心〉大作中，有精確的分析：『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一書，孤兒意識的呈現，乃是透過小說中，胡太明的流亡生涯為中心表達出來。在文學中所謂流亡，可分為兩種：一種是外部流亡，指的是離開自己的土地，到異域度過漂泊無根的生涯，又稱為肉體流亡（如胡太明到日本留學到大陸生活）；另一種是內部流亡，指的是不能認同，他賴以生存的土地上的政治體制或價值觀念，這種內部流亡，又可稱為精神流亡，如迷戀久子，因久子是日本人，他失戀了，這是情感上的幻滅。又如到日本留學，在日本人面前，掩飾自己台灣人的身分；面對中國同胞，承認自己台灣人的身分，卻又被祖國同胞視為異鄉人。』『在巨大的時代裡，胡太明始終尋找不到，他的國族認同與文化認同，他只能扮演邊緣人的角色；在各種不同的

政治力量之間游移擺動』，那種無依無靠的失根狀態—孤兒的情結，幾乎貫穿全書。所以，胡太明的悲劇，實在是那樣的時代裡，堅持良知與民族意識的知識份子，都必須面對的生命難題吧！

基本上，個人不是文學(小說)評論家，所以對小說的架構、形式不做探討，以下所提的意見，乃是站在關心台灣文學讀者的立場，提出對本書的修正意見；在無損創作的精神，與小說原貌的原則下，希望也能考量讀者的閱讀、欣賞與了解的需求，並取得一個平衡點。第一處，胡太明參加彭秀才的喪禮，時間的敘述出現矛盾的地方。出殯儀式於當日上午舉行…但是前面又寫著「胡太明到達那以熟悉的筆跡，寫著雲梯書院匾額的破屋時，已近黃昏了…」胡太明若抵達時間是黃昏，則不可能參加當日上午舉行的喪禮；他若準時參加喪禮，則到達書院的時間，應是前一日黃昏才對。

第二方面在「阿新嫂之死」 「…阿新嫂是因此而犧牲的不幸者。那張喜氣洋洋的產床，頃刻間竟變成了屍骸。」這裡似乎缺乏對「現場」狀況的描述。當然，那個時代，產房是男人的禁地，但此處有必要對「現場外面」加以敘述，或者讓協助阿新嫂生產的人「發聲」，讓讀者可以進入情境，否則就覺得阿新嫂之死有些突兀了。胡太明回想，他以前曾到阿新嫂家去，並接受夫婦倆好意的款待…此處「胡太明回想到當時的事，對阿新嫂的死更加悲痛。」應另成一段才對；否則時空就錯置了。

第三建議，則是一個較大的問題。如果我們把此書歸類為自傳體（或接近自傳）的小說，那麼對於時間的交代，故事中的主人翁的年齡，應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參照點，可惜的是，本書唯一一處出現年齡的是，胡太明將入彭秀才的私塾，時年九歲。幾歲入國民學校，幾歲開始從事教職，到日本留學，到大陸去，結婚、生子，被徵召入伍，乃至發瘋；完全沒有敘述年齡，讀者只好憑猜測。

《亞細亞的孤兒》在臺灣文學中的定位，可以從幾方面來看：第一、本書加上吳氏另外兩部長篇小說：《無花果》、《台灣連翹》，這三部長篇作品，被學者推崇為台灣戰後大河小說的起源。『從而觸發鍾肇政、李喬、東方白等人，不斷寫出格局龐大的，三部曲的大河小說。』大河小說是什麼，在此暫不表。但吳濁流的三部長篇大作，對當代台灣文學作家的影響，毋庸置疑。『這三部小說，可是一部台灣人命運起伏的現代史。亞細亞的孤兒，寫的是日本佔據台灣五十年間，台灣人的悲情故事，暗藏消極的抗議精神。』而後二部，更觸及了當時被視為高度政治禁忌的二二八事件，在戰後作家之中吳氏是第一位敢描寫這個題材的。

吳濁流並且堅持批判的精神，寫出主流歷史所忽略的事件。這也形成了他作品的一貫風格。『而作品中，吳濁流之人格情操，思想愛憎，亦如貫穿其中。』鍾肇政先生曾經說：「吳氏從未俯首於世俗、市儈之思想，亦從未遷就現實，而自毀立場、自毀原則；並且深具民族意識，愛國熱情，故有「鐵血文學者」的稱譽。」第二、如前面所述，吳氏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一書，已被認為是台灣文學作品中，塑造孤兒意識原型的作品，並引發許多專家學者的研究探討。第三、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一書，寫於中日戰爭最激烈的末期，所以吳氏自稱最後兩篇，是冒著生命危險寫就的，他的勇氣和執著，不是凡人可以做到的。如前面三點所敘述《亞細亞的孤兒》這本書，對台灣文學作家的啟發，對研究日本據台期間史實的價值，本書在台灣文學作品的重要地位，毫無疑義。

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以孤兒意識細說日據時代台灣人的處境，以胡太明的本身經驗，驗證台灣人是無處依存的棄兒。時代是不停的變動，在當時的狀態下，台灣人的命運停頓而無望，一次又一次的現實，使人迷惘。字裡行間，彷彿可隱隱看見，單薄的胡太明飄飄茫茫，意識依然在心中流轉，卻無處可去。除此之外，胡太明被逼瘋的結局，

同時也正冷冷的提醒著台灣人，錯誤的歷史腳步需要被調整，孤兒意識是由歷史而來，既有所自覺，就應共同思考接下來的命運，應如何出發，如何掌握，才是本書讀後感之後的重點。

結語：

《亞細亞的孤兒》，乃是台灣戰後重要的文學作家，被譽為「鐵血詩人」的吳濁流所創作，故事主人翁胡太明猶疑的一生，跟日本統治下的台灣，交織成一部台灣人清醒的史話，唯有依照自己的意志去發展生命，方能舒暢的伸展壯大，把日本統治下的台灣，所有沉澱在下層的污泥殘渣，一一揭露出來，當年吳濁流的期許、幻滅、覺悟，成就了台灣的歷史和文學。

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也是一部不落俗套，雄壯的敘事詩，小說中寫盡臺灣社會各式各樣的角色，道出臺灣人的悲歡離合，迂迴曲折的命運。有瑰麗的鄉土色彩，並且進一步指出臺灣人未來的道路，內中熊熊的理想，已有偉大必備的架構，可惜技巧，表現方法皆陳腐，卻沒辦法登入世界文學之林。

雖無法登入世界文學之林，希望忙碌的現代人，能偶然停下腳步；開啟文學之門的鑰匙，探究繁花似錦的豐美世界，與那古今中外，數不盡的先知，進行思想與靈魂的對話；洗盡生命的塵埃，讓生活與生命，更趨向真善美的境界；我們的前輩天上看了，也會歡喜吧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，大家來讀《亞細亞的孤兒》，讀吳濁流以生命寫成的不朽作品！